九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宦政治績

斷獄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利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生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時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畧同一失於生死者筆談

陳晉公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名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師白吾觀上等之稅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臧裂無取惟中等之稅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進公用足而民富貴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昔後李侍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累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陳晉公恕自升朝入於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置使洎罷茶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議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晉公集賢李士判院事萊公入有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與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矣東軒筆談

張亳崖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黃觀以洎狀條奏下詔褒
美時賊鋒方歛紀綱過肅蜀民尚德擊拆之掄嘉功
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橫議風起朝廷慮
之遣謝賓客濤為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
剛決強勁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濟之必無遺策宜
以朕意論詠賴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每事宜與濤
協心精議副朕倚矚謝公主蜀明宣寬詔尚書公抃
踊拜位拜率從廩並響撫勞西蜀遂安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
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
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
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
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
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
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
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示閤
門祗候皆號能吏也東軒雜錄

乖崖張公詠尹益都日值李順兵火之後郡政未舉因決一吏抗詞不伏公因這漢要劍喫彼云決不得吃劍則待公命斬之以狗軍吏聘昭相顧自是始服公之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公許其有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不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因之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中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

青箱雜記

四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致死獄其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几人公執奏曰并棲羌胡州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使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王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為使上知法官議不數月并果有李怨本校白晝王六軍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胷狼藉天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言尚所執為是

澠水燕談

五

樞密直李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群盜能猛軍人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有充之

慓悍善鬬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曰名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然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時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其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顧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與粮願皆應付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退果敗士衆皆还是幾十里鈐轄君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謂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大敗

六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自詠詠視判其牒白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察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並凍水記聞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為隨軍轉運

使山路險絶仰給者數萬人顧丁夫負擔無有闕者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同守倉庫 范蜀公家傳

劉煥

治平間河北鹵荒維以地震民無粮食往往賊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煥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踴十信後獲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煥權宜之術也 東軒筆録

陶鑑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呂兆宗謝公所為禁李朔來南録唐時施田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北埭天聖中監真州柳岸司右侍禁唐鑑始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三百石自後北神名伯龍舟茅更諸隸相次廢革至今為利弔元豐中過其州江亭後棗壞見臥石乃胡武平為水閘記畧叙其事而不詳其具 筆談

許元

許元初為發道判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水於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日元至船場命搜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總十分之一自是立為之額

侯叔獻

侯叔獻為記縣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佔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庄方圓十里河實其中尤為膏腴有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臭族矣前已佔及一萬五千貫永有人承買者買魏公當國欲添為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命御計會本縣令位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汜闕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告之叔獻嘆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成者太祖時為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佔而損物值價計並千貫勒成價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依民間預買箭桿鵰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進淮南而預買翎揮永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

當時官吏畏惧不敢開拆故此田亦在籍没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而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為便道姑蘇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未審知是君言為當而吾亦有以保相国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巧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實荷公惠柰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台見佃百戶論之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比毀宅徹廩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醵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為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所言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报一且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矣於是盡推撫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見推官判官而去

張丞相

張景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并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并驗是其天與非象皆以并深不可辯請出屍驗之公曰象皆不能辯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芝談

章惇

熈寧七年元絳為三司使宋迪為判官迪一日遣使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精敏無絲髮遣曠征江南軍中之需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故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神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為廣西曹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还中国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諜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

送款乞內附遣使脩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並王壽清諸

陳從信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宮掌輪指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狄奏倉儲止盡明年二月太宗曰語之從信田但令起程郎計往復日數以粮券併支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即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後於倉無掩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楚泗至京旧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倉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漕一運太宗以白太

煑藥而遺火延燒記府日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樓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火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為對翌日迪奪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東軒筆錄

邵曄

邵曄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茅之民始有充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戚家學

戚容學綸初然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詞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囹狴牢其箠捶絙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覩警立限日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曰此詩徹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　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曰約白放汝暫歸祝其先櫛沐殘氣民感其惠皆及期而述無敢逭者

許仲宣

祖遂卒為永制一歲晉邸歲絡籌攢年費　數百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蒼頭偶記之晉王一日登府樓遥觀尋種者賞嘆精健令某府庫取金五百與之時從信不信役失告之

承昭

太祖欲開　五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承昭者以南人諸水利使董其役承昭以絙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鍤之濶狹以鍤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鍤計鑿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嘆曰不如所料索斬於河尚

訖後土衍孔夫上嘉之又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門明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計以華內壯士蒙之為洞而人須力攻不陷師老　上深憫之且將視其洞携藥烈薪餌慰憮士卒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班賚而已既不免又欲增兵承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寤承昭以馬策　分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土承昭乞細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城巨防用其策捉上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感會大星復晉人間道永契丹援兵逋至遂議班師

魏侍郎

魏侍郎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頹執得一古磚磚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工蓋合而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繞罷詔除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城一擊而權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賊退師謫筠州朝廷以公府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名還公築城之效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

一身閑在衆入中蹠頭賜對思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亦得獨擇清淚向春風文潞公米詩進旱加龍圖閣尹京魏詩甚精處五羊書事曰誰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

錢若水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肯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再已而果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言於州命録事參軍鞫之録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刻富民父子數人共投女奴垂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衆皆因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録事詣若水廳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衆耶若水笑諭曰今數人當死豈不可少熟觀其獄詞邪留且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

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氏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止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又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白未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順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辭曰若水但求獄中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猶不多可及矣録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雖知偶有過談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称之未幾太宗聞知驟知進權自募戢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子曰其法雖申審固亦然自有神用今以架縛弩施箭其上往不中至於用人之專無不中的非神用而何湛為監鐵判官三同文悵煩夥吏胥弊欺若不冤者為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悵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户三十三萬發其詭號凡十二種湖南之民掉良人踰嶺賣為奴婢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溺又

令自諫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
蓋古良吏也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為之出城置會是
時薛簡肅公以二日會于大東門外有戍卒叩鄭龍
昭家求富貴鄭即以銀匙筯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
人至第二卷尾卒并屋放火殺傷傷人相以都監至
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不就擒都監往白簡肅公
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却氏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
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范文公

范文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
青氏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漏公正戒
氏本州納價每斛三鍰給鈔與之俾簽幞者輓金往
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
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齎巨榜數十道
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稟
教行為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厚價所有誘貿者
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
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

文潞公謂予言初及第文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得後見之且言某有壻爲縣中迎檢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公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爲此人所持來若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姦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其次即石務均也初生章惠公隨牽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雖

抱而入縣務均之父爲縣吏爲賞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毋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歐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迯竄然王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隱如此也至是事敗潞公捕之急往殺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斷一錠銀至縣獘多務均之毋事少懈尋而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而務均亦改行自脩終公之任邑中無敢肆橫者以此見潞公之才新及第已能疾惡而屏除之矣又見王公長厚而忘一飯之恩也東齋記事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宦政治績

文潞公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　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騰勝斗以糶或抑方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記事

二

傳永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閣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紛然以為邊

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粮鄉閭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逐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事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宜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三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火皆悲恨已不得去傳求曰陝西緣逐計一歲費七百萬貫錢養一保捷是歲还費凡減二百回十五萬陝西之民由是猶蘇凍水記聞

王文康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燁召还與右正言真宗君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至某值歲小歉處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程文簡

程林知益州治大體畧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蜀川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鐃鼓簫吹日推告為脅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神欲此馬氏拒之其馬遂死又卒良民有不願往者尋得疫病蓋亦有妖術耳有白其事林皆捕而戮之日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本朝名臣傳

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錢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言盜麴則致重復此亦善慮思也 東齋記事

田況

田況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奬進儒素禁戢暴以德化人不欺忍時謂張兼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安公皆兼而有之入為三司使金谷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號為反燈毬以況處事通明號為照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為稱職也 本朝名臣傳

張客省

瀛州城本隘狹景德中幾為北虜所破自講和之後居民軍營悉在南開張客省亢守郡曰召郡中高貲戶謂之曰聞君等產業多在南關吾欲城入之然而計三巨樓櫓之費非十餘萬緡不可成曰苟得圍入大城願備所用二公合富民自均其數未經旬日不智而集乃命官籍其數募廂軍禁率以老後既成始

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為城必不立矣合與工而後奏俟朝旨允與不允吾築已城過半矣倘或得罪不過斥張元耳民獲百世之利之何疑焉其後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聞過被左遷漕司或疑有乾沒俾官窮究無毫釐之欺治平中沾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地因而廝去之今為大郡冠戎苟至亦不可攻閏矣公昔守鄭州有兩城守居比城上佐廨字器甲軍則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間幾百步古人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謀而投聞逆併南入北省守陴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近

時聞邉建水利繕城壘必先計已之恩賞浮薄然後為之校乎張公之心一何異哉倦游雜録

趙閱道

趙閱道抗熙寧中以大資故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五六州牓衢路立賞禁入增米價閱道獨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声在城都抗越尤著 楊文公談苑

王宣徽

王拱辰以宣徽使尹南都外郛之外築一道通中出

入朝廷聞而俾毀之奏曰臣所治當水陸衝要往來
賓客旁午或開筵過夜城門已闔不敢輙啓恐冒寸
治臣開此門道亦設開鍵以備賓客夜出然踰城甚
於啓關矣

韓稚圭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葬取骨
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亦損乃已習以為俗韓稚圭
鎮并州以官鏹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
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巧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
斂殯附葬之禮惟胡夷洎僧尼許從夷礼而焚柩齊

之須出塞乃聽食怒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
辦民無遺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辦此事訖人畜皆
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待顯官譚
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胡順之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有臧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
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輙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
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伐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
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
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和第往督之及期里

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十力維之又白不能入使押司
録事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憤然曰然則此粗必使令
自督邪乃命里正聚槀自抵其居以槀塞門而焚之
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患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
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名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
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
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為一縣先府嘗遣教陳
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故欲來煩擾乃微使人隨之
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馹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
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邪曰本州職員耳

民則一皆禁之令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
也倦遊雜録

韓忠獻

韓忠獻公億知洋州日有人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
誣其元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人之免類者使認之為
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槀之畜嫂姪皆訴
于州又提刑轉運司每勘劾多為申行賂於胥吏其
嫂姪被苦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
至又出訴韓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
乳醫為証一日晝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視之衆皆

伏罪子毋復歸初如東軒筆録

楊譚林特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陜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陜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聽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郎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乎先教鎖林特逢頭便索械長安多大豪文有蔭户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其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粮譚録而狀之於是民莫敢不趨令譚特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賫粮若干官為封

曰應入驛乎教練蹴踘曰道中無邸店暫至馹中耳又曰應受馹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之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趍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棗十瓮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辛勾訝其苦

今方多事未暇問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伏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為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邪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州雖惡之然不能罪也後為青州幕僚發麻民罪破其家皆

順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

張齊賢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有更相訴訟又因入官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定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陳堯咨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縱橫二千石者鮮能治之陳堯咨知府有李大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旦以事自至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敢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後恥耳我興爾父母善義猶骨肉常代汝父兄詞之乃引於便生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楊息然甚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於市置死馬其旁腐臭氣中瘡皆死後未者繫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向文簡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住主以不許
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
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
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
我入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蒙草中忽墮井
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投訪亡
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
子婦姦有誘與俱亡惡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口暮
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
取獄成官府疑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
引僧詰問敕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死此人死
無可言者敏中故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
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婦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
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
於市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婦曰然則言之無傷矣
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婦
指示其舍吏就入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
贓一府咸以為神（並涑水記聞）

包希仁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

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待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遣龍門閤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播然從之刑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二

王禹玉白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往舅犯法希仁捶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孔中丞

李明公曰孔中丞道轉知仙原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王立

王立字成之維州旬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軍判官天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待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為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嘉之歷江東南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群盜攻刼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軍士五十人日隨陽云以護行裝徵
詔知盜處掩捕盡獲　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
自河東徙知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為戶部副
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
滿歸卒

王居卿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
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三過期之三不
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貪人反無賴子弟
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因繫督責徒存虛數
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
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
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法錢悉蠲之
凡數千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為惟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責赤南公召
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南方
有擽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歐傷者剥其皮橫置膚
上火以慰之則如掊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歐傷者
血聚內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耗不可

督訴差户長趣迕去南公曰然則此材無用户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惧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税最先集又詰村多詭名材存户亡毋歲户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寔不則汝曹均分趣之及期晝得冐誕之人使各承其税何此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惧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惧 並楊文公談苑

王罕

王罕知潭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盛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姆病任數邊知州訴事言無論理知州却之則悖詈先後知州以其枉但命微者屏逐之罕至姆復出左右欲逐之姆訴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失死為妾所逐家資妾盡擄之姆景訴為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年為直其事盡以家資還之吏民服其能容寬 涑水記聞

顧方

丹陽顧方獨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州州
象山令聽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
内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
之使自脩又為建學舍車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
親為請解誘 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
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所禱者千人焉商服者十三
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
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
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礼放治其民
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毗陵胡先夫皆為方
記其事刻石桐中而士吏以詩頌方之遺美者不可
勝記余賤不得列其事不史官傳為循吏每以為恨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
士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種此稻賴旱
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之足食揚文
公談苑

范諷

御史有闔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
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声唱之欲以所執之捷

視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横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譖誼於緒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其峻閽吏每声喏必横其挺一日范視事以閽吏執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豈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戒之失耶吏初諱之耳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丈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為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每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知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而不可厭乎其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文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横矣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受養日給廣惠食米二升每月二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一并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失　有一日魯魯公亮語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遠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録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集之命也魯公嘆曰比来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

有求之而不得即多嘘怨而君乃引人命自妄吾待邪
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 並東軒筆錄

劉俑

祥符中有劉俑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慎
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
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
驢來幾真宗祀汾陰過陝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
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俑詩上嘆賞久
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俑方為江
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有差除上
田得如劉俑者可矣未數年 遷主客郎中三司戶
部判官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田野一詩發之也

韓魏公

皇祐三年本路入州之民合獻千人撾登聞鼓願不
以三年代韓魏公上自以中山地重輟公未可及遷
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畧曰顧定武之雄塞控燕垂
之巨防克宣壯數有覈武服我落畏附師屯肅和思
代爾庸良難其付且惟進律之寵宜懋增戢之留中
山之氏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祀公以廟天子皆
嘆焉故龍圖李公詢序閱古堂嘗紀其事後公薨士

民追思不已相與立祠以成其志　魏王別録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四

衣冠盛事

呂文靖

慶曆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国事父子継以三公平章軍國所古未有也見水滸燕談

竇尚書

晉公言竇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竹立為晉公談録

王相國

先公嘗言同年相國王公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守司空時年三十六一品罷相守太子太傅時年曰十二歸班在具慶下每先太傅見客公以前宰相兢兢侍側畧無客情客以不安席引去者甚衆當時縉紳之士無不以為美談云在相府時忍門少保田在公以機務少暇每遇沐浴方得使謁由門人之敬于少保常有詩寄相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無聞喜可知跋勑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逢相見親洽爭如未遇時春明退朝錄

陳諫議

諫議大夫陳省華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国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事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三子列侍客不往安求去省華曰吾生輩耳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為榮

張文孝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仕至樞密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召歸業周易學究及第滯選詞

三十餘年ヒ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密受太師卿壽九十餘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慶福所致（並淹水燕譚）

宋太師

宋偓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所為歷累鎮節度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宝皇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冠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壻也多事國封（春明退朝錄）

王文正

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一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子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国知制誥二十餘年最號淹滯文正知制誥與父相去不年入西掖墻壁間其父翰署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与公同直之館謂人曰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多用雖在其元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裁四十卒（湘山野錄）

国朝歷三公三師者

國朝歷三公王師者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相守太傅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

國朝宰相為僕射者

國朝宰相為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公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三十二人樞相為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荣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射石元懿一人

竇氏父子

先公嘗言故右諫議大夫故仕竇禹鈞前人累佐使府頗著名府有子五人儀儼侃儞僖俱以進士及第治禹鈞懸車儀儼已居華鎮瀛王馮中令嘗有詩贈禹鈞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儀終為翰林禮部尚書儼終翰林學士礼部侍郎侃終起居郎即吾同年弟十二也儞左諫議大夫知政事僖終左翰闈儀儼以文學擅大名自侃

以下亦有清望俱不享壽考惜哉時入謂之竇氏五
龍為馬

李相四養善矣

先公嘗言致政之明年正月十五夜上御乾元門樓
觀燈召公預為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見
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座引賜一榻在丞相
上上自取御樽斟酒龍賜菓餌因問先公晉漢朝舊
事久之聖意甚權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里閭道
途非復昔時之隘陋也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此
謂李卿宿舊尚可記耳上又自視見公語侍臣曰李
卿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
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
退先公歸舍謂諸子曰吾策名仕服僅五年十內省
生平所謂雖不能建奇功異勲以權簡冊然不蔽人
之善不忘人之進度德守分不愧屋漏令聖君獎跋
兩至相伍又保全老朽令退其身顧眄恩意甚厚於
往者又對群臣曰之為善人君子惟四者有一足為
幸吾何人哉而享是四美昔仲尼有曰言善人吾不
得見之矣又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又稱李札曰有
吳延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之極善美之稱

耳而金口崇奬訓諭曲加於老臣吾何以稱之知已
尚思殺身以報況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之節思
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忝爾祖矣 並春明退朝録

同甲會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珦朝
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
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
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果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
芝仙清談齊飲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容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筆談

三學士兩閑人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爲人寬厚長者留滯内相十餘
年晚姑大回叅二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陽而歐陽文
忠公亦退居東潁時呂正獻公以翰林三學士出守
潁一日文忠公同叔平訪之召公喜二公之來特爲
展宴文忠乃自爲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
風明月兩閑人謂公與文忠也 倦遊録 青箱記

未五十登庸

國朝宰相趙令廬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冠某公四
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四十八

未四十入兩府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晏元獻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

五韓魏公三十六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

沂公三十九

少年掌詞翰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

晏元獻公宣獻公令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

文莊三十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

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三十六楊文

公錢子飛皆三十三盧相令參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父子掌誥

父子掌誥自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

王兵部文正王惠獻安簡見大元文莊錢希白脩懿

翰莊肅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宰相主入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

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登公在仁宗

朝皆三入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八李子之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

玉堂皆待詔楊昭度宣詔入院甚舉白代皆宣
學士四人
宋景文范景仁四人
學字五人
李邯鄲王入而十不拜
待中不蚺貂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
為相而冠貂
杜祁公相府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祀貂冠公袞又升
輅奉丹故謚諸后並春明退朝錄

為相具慶
國朝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以為榮
宰相丁憂
冨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大夫人在堂康弼後
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誡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
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有司已且前一夕有旨
冨其母喪在殯持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宰相侍立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椽屬累宿州防禦使既老
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

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士勞賢者起避耶

同時學士繼登二府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国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祗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　文韓相集賢曾樞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堅樞密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年府有此未有也因相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並廬陵居士集

世代尚主

王承衍尚秦國賢府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和太長主殖又選尚惠公主昔東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黄興為比唐薛徽與其子鏞相繼尚睿宗明王女獨稱盛於唐氏而尚三主又父耐子繼者惟王氏一門　洽水燕談

不墜閥閱

李宗諤昉之子在年四十九真宗甚惜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曾

彬家耳又嘗謂曰聞御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穆朕
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 范公蜀蒙求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 刑詳議官祝諫侍
庭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第諧一婿忘其姓名皆擢
第季弟許得皆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
拜殿下 澠水燕談 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賞之

父子狀元及第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三
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十一月放張師德
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顥之子師德
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
夫榮之 世說 崇魏慶士野聞名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
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洛陽耆英會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徒歸洛陽時年六十八是時
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
公安閑冲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
公留守西都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邀洛中士

大夫賢而以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既又命郛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一詩時人目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公為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尚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典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秦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祕書監劉九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七十司馬公六十四故降公詩云當筵而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須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潞公再荅曰惟公福壽并勲德合是人間第一流是時宣徽使王拱辰公年七十一留守大名賦書二人頒預其数凡十三人也

登第錢歷亨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故府及罷相鎮青又為交承政文正逆文定移鎮兖海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又云并士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紱我偏乘若文定再鎮兖而青杜文正卿里也並渑水燕談

入叅父在

叅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吴正肅與尚書張
公安道樞府陳堯叟張文孝吴文肅由登用而朝廷
多峻加其父恩命春明退朝録

科第爵位皆同

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
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
三名處之場屋開謂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
質果維凝登相位亦以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縉紳以
為美談自從事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
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者如其言無奈術何處以

之 洀水燕談

美事三者并集

和現字晦仁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国公現生之
年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科黄舉凝喜曰我平生美
事三者必集此子於宜我矣且名之曰三美范蜀公蒙求

禮闈之盛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講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
丸録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
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與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

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
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崇今日預東堂
全咨云者時叨入武城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
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
宜於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因李南省皆忝第
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
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
余為詩友余嘗贈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
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勁
敵也前此有南省　官者多寄束條制不少放懷余

六人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
吏疲於寫録僮使奔走往來間以猾稽嘲多謔加於
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絶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
未之有也

稽首三人皆登兩府

自太宗崇奬儒李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
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吳呂文穆公蒙
正而下大用者二十七人而二人并登兩府淮天聖
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
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時節槩第二第三人也余

忝與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以後至今治平二年三十餘年十三榜五人以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一榜之盛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曹為第一御誡又落其平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父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三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約象忝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李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曾知制誥一人陳仲微而注向青陽階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並庐陵 嵩田錄

閥閱之盛

慶曆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候年漏未上因從容聚屈指評汲本朝文武之家蕃裔嗣續閥閱之盛諸公閥諾文臣惟韓大參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贇具之家堂吏配曰韓夏二宅以為美執 湘山野錄

賜錢贖第

李讓溥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小衂每巡邊老小望拜呼以為父晚治第於

道德坊中為小圃植花木竹石頗異朝士游久之以
從第謙昇女適皇子陳王平無資用遂以所居之第
質於宋延偓後子允正為通事舍人侍太宗爾父邊
陲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他姓也允正其所以對太
宗即遣中使出內府錢迺偓選之王禹偁作記美其
事名二亭曰免家昔搆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
賦詩紀述自成一篇 涌水燕談

玉堂之盛

国朝事建隆初至天聖四年入院凡四十七人大拜
者十人李昉盧多遜呂蒙正李沆畢士安王旦王欽
若李迪主曾錢惟演樞密使二人王欽若錢惟演參
政十五人李昉盧多遜李穆賈更中呂蒙正李呈蘇
易簡李沆張洎王旦王欽若趙安仁陳彭年王曾李
迪樞密副使大人錢若水宋湜楊 王旦晏
殊殷肯六人陶穀李昉宋白晁迥蘇易簡李維三八
院一人李昉再入院七人寶儀李穆宋白錢惟演楊
億劉筠李維父子入院一家呂武女子兄弟入院三
家二寶二李二錢

第拜相兄章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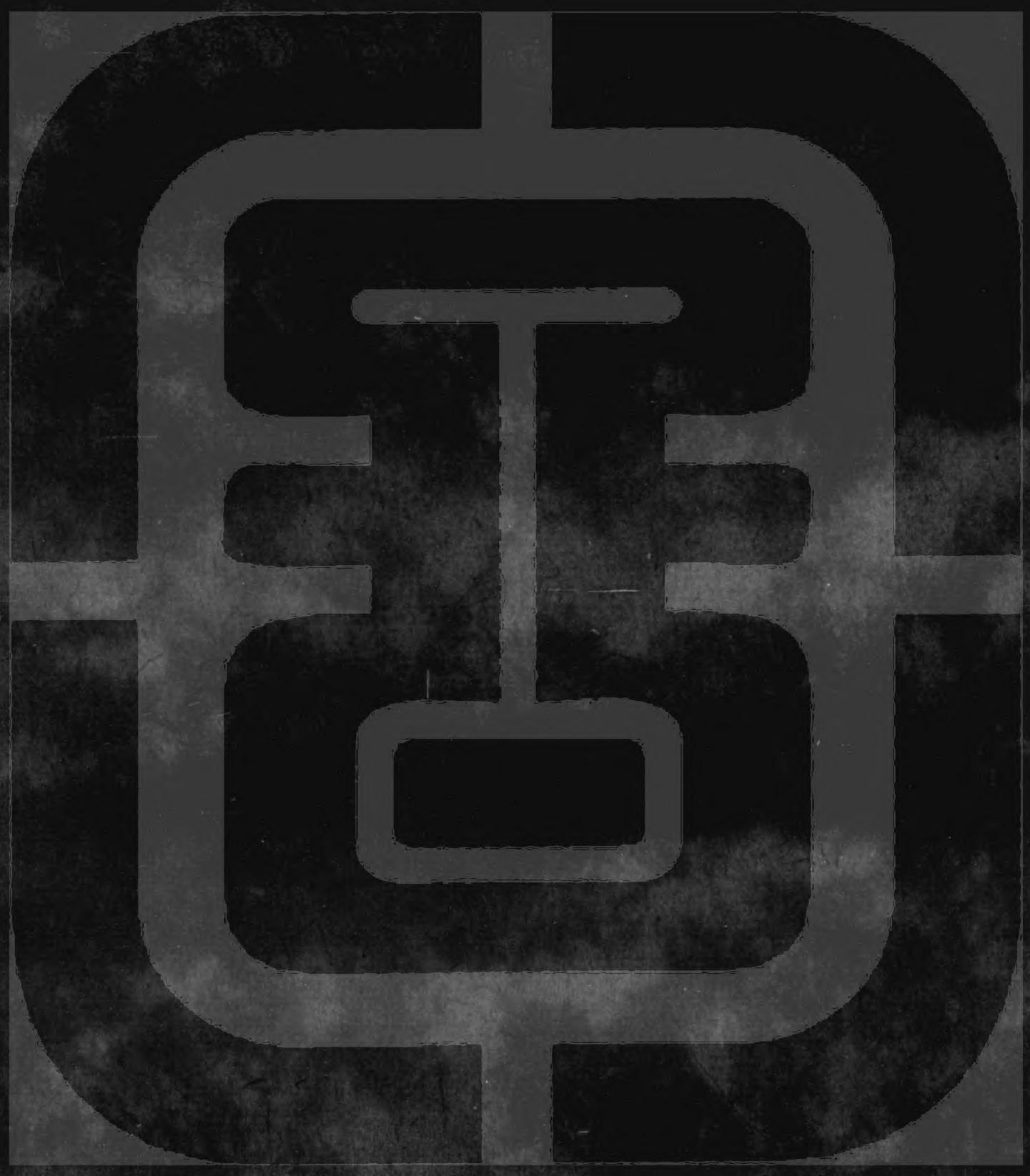
錢希白於子為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子恭鈞

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　弟拜相兄弟麻自古未有
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制代記之矣　金坡遺事

賜宴觀御書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古僕射李昉吏部尚書
宋漢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
諫議舍人等詣閣觀御書閣惠帝知之即任內品
就賜御筵出書　令雜觀盡醉而罷二日又召御史
中丞王化基及三館等士級觀賜宴如前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太宗每當暑月御書團扇賜館閣學士　出蓬山志

九